張文定公觀光樓集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七

頌三首

納言勸忠頌有序

臣聞人君之德莫盛於納言圖治之道莫要於求言堯舜之德所以極盛爲其稽衆舍己好問好察也堯舜之世所以極治爲其詢岳闢門任用殛竄各當功罪也自是以降君德隆替國勢安危世道興衰咸由於言路之通塞史策斑斑莫可勝述盖人之情態忠詐萬變而人君以一身御億兆之衆苟非聽言納諫則疲極精神而欺蔽愈衆書曰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是故威福者天子之所獨馭以定天下者也而不
畏天命之徒欲竊之以自恣者多矣彼非言官脩
職則奔競成風奔競成風則權出私門權出私門
則奸宄肆而主勢卑危機伏矣彼亦以爲天子之所
獨享以爲大權之所在也而不知天命之徒欲竊之以
自恣者多矣彼非言官脩職則貨賂公行貨賂公
行則利歸私室利歸私室以生民瘁而國本[illegible]主
亦猶夫世[illegible]則其[illegible]不嫌[illegible]

敢陵節士農工商莫敢踰分一有邪慝衆共斥之
將而必誅況已著乎由是天子高拱於穆清之上
不出門庭而明照萬里之外不事苛察而光燭幽
微之間孟軻氏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非他術
也不過集忠正之士使之各盡其言則如天之任
耳目於民而聰明無所不逮所以無心而獨運不
勞而成功也恭惟
皇上憲天聰明合德堯舜邁者刑科都給事中高時奏
發奸逆欽蒙
宸斷指斥郭勛罪惡

命錦衣衛鞫問且以科道官正係耳目所寄莫有言
者高時獨能忠言加俸一級臣聞
命歡躍拜手而言曰大哉
皇言一哉
皇心夫用言固難而勸言尤難
聖明盛事千載一時臣何幸身親見之昔唐張萬福一
武臣耳猶知以朝廷有直臣賀天下太平臣忝司
文翰恭逢
盛事出於萬福所遭萬萬此而不頌文於何施况倉
庚春鳴蟋蟀秋吟時會情惕言何能已惟慶蹈舞

之餘謹百拜稽首而
獻頌焉名曰納言勸忠頌其辭曰
事君之道聖有常準語曰勿欺記曰無隱胡彼宄
夌秉心維忍君祿孔腴民膏載吮不奪不饜飾奸
作兊象恭羌咨讒殄舜塈下究閻閭上通遂密四
海爲家兆姓惟一壅蔽誰何屛遐伏質維天聰明
視聽自民維聖時憲豈役一身是以哲王諫行言
聽賞之使言時維大聖一人耳目僅周一區任之
天下聰明有餘休哉諫官治忽維樞邦家之患錢
神作奸眩黒爲白啓鐍抽關忠言昌行孰敢踰閑

孰猜孰防其安如山邦家之患下無顧忌財倖人主勢必為厲忠言昌行萬方樂利撫而有之其富如地邦家之患憸壬弄權下成市肆上如寄懸忠言昌行枉直昭然八柄獨運其尊如天邦家之患怙寵踰泆狠假虎威咆哮衢術忠言昌行百僚秩秩高拱照臨其榮如日安富尊榮在闢言路言路不闢患在跬步而耳不聞而目不覩霾陰四翳鬼魅騰驚納言之主謂之聖智不諱之朝謂之盛世况用忠言賞以勸之唐虞以來千載一時於維我

皇堯仁舜哲禮樂修舉天地明察君聖臣直自古則然

況以

欽明虛懷受言胡爲近歲諫言稀闊曷以賁理有

君無臣爰有諫官實秉忠赤不畏强禦肆發奸逆日玆

賊臣罔

上斯極朘壤如鱗宮廬千億積人成山莫匪民食貫朽

紅腐富擬

皇國豕蹢鴟張坱乃儀式臣疑其心旣察其跡願奮

天威早

賜誅殛

天子日俞惟汝盡忠加之俸級以示褒崇爰赫斯怒

命械奸宄干彼詔獄訊厥情踪
聞言圜轉
明目達聰孰敢不戒孰敢不恭百官承式舉爽嚮風
願抱忠藎闌干
光重陰翳磨滅陽光麗空億萬斯年安富尊榮相古帝
王衢室總章韶鐸是振徇彼周行我
紹之休有烈光相古帝王詢岳闢門諫鼓謗木聽以
飾文我
聖紹亦於赫令聞鑑于盂有銘瞽御有儆工瞽誦訓誦維以
致欽乂

皇猷之於昭德音抑抑受戒大蒙踰五畏天孔昭稱睿

聖武允

皇猷之益綿純濬俊乂在官允釐百工僉受敷施昭明

有融小臣忭蹈稽首獻頌式瞻太平與天無窮

景雲頌有序

臣聞天於天下仁覆不遺而於天子則眷命尤篤蓋人物之所膺命焉也天子有純德則天有純祐感通之道也謹按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天景雲出游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然非有肖天之德則無以孝天無以孝天則又何能繼志述事

以致太平於天下恭惟

皇上純德克肖愼脩

大典備舉

明禋

審意嚮於休咎之徵

嚴恭齋於對越之際

中興太平以奉民物於億萬世猗歟盛哉

明德與至治之馨交暢旁達是以

天心悅豫而景雲見焉臣竊見自古以德召祥必有詞

臣詠歌揄揚以昭示于後　臣實謭陋誤蒙

聖恩謬居文學之司叨陪侍從之末躬逢
盛事欣忭踊躍勝謹百拜稽首而
獻頌曰
皇帝御極十有七載禮備樂和光于四海廼九月既望
允誠真宰將事于
山陵景雲呈彩五色絪縕郁郁紛紛昭示乾文曰孝
天有
大君右一
父毋有容色其子識之
天有慍喜維

天子繹之五雲曜祥

天心旣懌示之容色日予懷明德寵綏于下國協乃

皇極 右二

修小經大經爲萬國準繩百度旣貞

明德允升日之方中

神祇赫靈非氣非烟絪緼爛文明以示我休徵百祿是膺

右三

修禮儀威儀爲萬國庇依

聖敬日躋

天心實奏景雲輝輝于天昭回匪烟匪霏挾日以飛以

示我休祺百祿是臚 右四

有虞氏之祚載見我

成祖我

皇御極烈烈繩其武於萬斯年受

天之祐謂予不信蝟雲汝覩臣拜稽首歡呼忭舞敬作

頌詞式昭終古 右五

瑞雪頌 有序

嘉靖歲庚子入冬不雪至于臘月

皇上軫念下民殆將艱食

躬禱于禁中數日乃疾不懈嘉平既望谷風習習幾

于浹旬臣竊占之釀雪之候廼辛丑元旦同雲降
雪臣露立于庭祝焉以覩雪皆六出晶晶熒熒無
或奇贏無相敵虧夫六極陰之數故惟冬雪六出
時爲瑞應伏念
皇上憂民格
天應時降祥永開民麗比之景星慶雲甘露醴泉諸瑞
尤爲切要實惟
宗社無疆之休臣懽忭之餘謹百拜稽首
獻頌曰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寔閔寔慈惟民是隱有干厥和陰

陽乃忒乃歲庚子亥將失職泉枯于陂壓生于澤
天子曰咨民天在食曷以求之以迨予責八政用農工
爰稼穡歲或弗登其何能國恭默以思沉憂朝夕
夏史周巫禬禳翼翼於皇
聖仁精誠昭格如鼓答桴誕降休澤蜡月既望谷風其
繹元旦雨雪繽紛緋纁窮日未已詰朝始息萬姓
懽呼幽明夷懌律貞大呂圖纖六出若剪若裁時
萬時億氣數自符神哉疇測卿雲甘露咸帝之錫
孰與茲祥於民大益於皇
聖仁與天同德顧諟明威俯仰競惕實召鴻禎永壽國

脉兀我臣工敬念無斁

附錄一首

詒穀頌有序

太子太保冢宰誠齋先生以其大父損菴公所遺
手書示予盖先生始登第時公壽踰八十矣而訓
言詳整字畫精楷三復䌷誦知先生所以躋大位
建大功業固自有大源委焉於是渭厓先生題其
卷曰詒穀而某再拜稽首為之頌曰

先民有言聽言觀行言或可偽以行參訂若彼室
庭罔或視聽發自我衷是飾詞命人有家書寄誌

頁封惟恐漏泄囘私門公倚損淼公迪哲秉忠協

衆曷獨曷屢垣墉告厥孫子告無攸同筆之家書

四海可通嵗在壬戌賢孫登第公聞色喜載錫明

誨凡數百言靡及家事曰惟忠

石曰惟若

天式率仁義以則聖賢韓范司馬德勳炳然勿爲身謀

光乃後先康濟百姓泰平萬年輕徭薄賦恤患弭災

蠲癘我皇祖其永無愆尚益於民與便於國奮若

孔戡爲之必力結善蘭金莫與國盤石諄諄訓言懇

懇慈惻公于斯時壽八十一有秩德音有嚴心畫

孫拜稽首銘心書紳官箴是恪克儉克勤彈志昭
曹明清賦獄持憲嶺南民康厥祿遜彼番夷屏氣
重足用佛郎機作我長技以赫
王靈爰靖四裔爰來旬宣于浙之滸于彼惠民歡如慈
父于彼不惠闞如彪虎名既大起柄于中臺糾違
摘慝
帝嘉曰才廼進冢宰太保
青宮佈公開誠黜奸進忠張膽明目激濁揚風公昔
所期祿位名壽今謂斯何既脩遺休四世
湛恩王帶鱗綰維汪之先魯公之後二千餘年冢宰

華胄造哲則新篤棐維舊猗損老公天至孝友心乎

右覲亦孔之厚先民有言私書勿窺公書胡私維穀之詒顯允太宰永念爾祖家庭之私播之率土錫類不窮公德彌溥觀水有術必觀其源木之有根柯葉乃繁曷懋康功曷降

帝眷有煒遺言實維左券嗟嗟世人曷哉勿眩作此好詩維以昭勸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七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八

日講講章 三條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是商王武丁舊是說他未即位時節暨訓做及小人是細民亮即古梁字楣謂之梁陰就是廬亮陰是天子居喪所在就把做居喪之名雍是和嘉是美靖是安周公陳無逸之戒于成王這一段

以商高宗事告之說在高宗未即位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稼穡艱難備嘗知之起而即位適在亮陰之中其時恐德弗類恭默思道三年之久猶未有言惟其不言故涵畜深厚思慮精明於是發之於言諸物理協人情和順而無乖逆然且畏天憫人早夜孳孳不敢怠荒安寧是以殷邦之內化行俗美物阜民康至于小大庶民各得其願而無或怨咨故高宗享國至于五十有九年只緣素知民艱恭畏不懈所以治教純美和氣充溢享國長久有自來矣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是商王高宗之子祖庚之弟鰥是無妻者寡是無夫者周公又以祖甲事告成王說在祖甲時其父高宗欲廢其長子祖庚而立之以嗣王位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混迹凡民之中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因是經歷民間日久故其作而即位知小人之依在於稼穡稼穡之事至爲艱難而庶民非此則無所依以爲生故能極其憫念愛護

之常若有傷綏懷之惟恐弗給其閒鰥夫寡婦單微易侮祖甲以爲一物失所即天職有虧故惠鮮有加不敢輕侮故祖甲享國至於三十有三年蓋其深知民艱憂勤無逸故能享國久長如此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耽是溺於逸樂的意思周公告成王說自中宗高宗祖甲之後即君位者沉迷富貴生則逸豫稼穡

艱難本是易知不經心慮昏而不知小人之勞本是易聞不留意念隔而不聞於是惟耽樂之從伐性戕生無所不至所以從三宗之後也無能壽考遠者或十年或七八年近者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耽樂愈甚則享國愈促皆人把宴安當做酖毒就是這意思君子所其無逸則一身壽考而國家萬民之命脉無不由之周公於成王所以反覆以無逸爲言人臣必這等方是忠愛其君臣近日伏見

皇上憫農之詩懇懇於稼穡之艱難伏願

永念不忘以康萬壽

太學講章附九條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爲言效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聖人說人性皆善而知覺有先後之不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如善有未明必有所以研窮之方道有未明必有所以修爲之術先覺者既得之矣吾從而效其所爲若何而研窮若何而進修一一遵之而無少違越夫既學矣而又時時習之反覆思繹而不間其功重復踐行而不怠其力夫如是則理會於積思之際而有通貫之

幾事熟於馴習之餘而有安裕之妙吾心不亦油然而喜乎這說字不得放過學者皆須體識學而不知說與不學同夫道之在我最爲可說但制於物誘狃於俗習一旦强勉爲之而不能不間其功則扞格生澁苦其難而不說夫惟時時學習不少間斷則漸覺其融會純熟而喜意自生今只就事親敬長讀書窮理作文寫字上考驗但能不已其功久之自然有說聖賢千言萬語只說得這箇說字如他章所謂好不如樂說則好之深而樂之端也如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莫非於天理純熟而

有自得之妙與孟子所謂理義之說我心樂莫大焉樂斯二者都只是這箇意思但其間有淺深之不同耳說是那心與理相浹洽譬如草木之有生意便自長進不然則雖從事於學而道與我固二物也故曰與不學同論語一書首揭此言乃聖人示人爲學之大方學者所當深求而默省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學既有得於是天下之士與我同類者莫不興起其好善之心不遠千里而來及吾門墻之下則我又爲先覺而彼

將效我之所為吾之善不獨得於一己而且得與天下之士共之矣其心不亦快然而樂乎這樂字要識取那聖賢的心胸夫天命之流行也無一物而不與聖賢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他的心與天一般視人如己己有所得便思與人共之此其所以樂於及人也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樂而雖王天下不與存焉程子所謂將身放天地萬物裏作一般看大小大快活皆是此意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愠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以善及人固爲可樂說或人不已知而不以吾之所學者爲是然其心以爲學在已知不知在人處之泰然而曾無含怒之意如此不亦爲成德之君子乎凡所謂君子云者理得於已而無所願乎外也使人不已知而少有含怒之意則猶未免乎狥外爲人之私何足以爲君子今則吾之所說者充然自足而是非毁譽略不介於心焉則見天而不見人知理而不知欲矣非君子其孰能之

此論語首一章書只數言閒而節次詳備意味

無窮千聖所論爲學之方皆不能出此矣樂所以廣其說而不慍乃其說之深也非有樂於及人之心則未能公人何以成己非有不慍於不知之德則未能成己何以及人二者意若相反而實則相成也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亦是意耳雖所謂學所謂時習亦不過省察涵養斯二者而已矣中庸一書子思反覆推明許多道理只說得不知不慍四字觀其由尚絅之心推而至於無聲無臭可見矣而其要只在於時習而不已便可到純亦不已至誠無息事也此三

節或以始中終言者皆非當朋來之時已自具有成德非必至人不知然後德成也必如或者之說假如三代以上聖君賢臣終身無人不知之事則其學果有始而無終耶集註不知而不慍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語不能無偏重後人泥於言詞遂以不知不慍若深一步然者故有始中終之說然說之一字已自貫徹始終雖不慍亦從此生也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有子說其爲人也善事其父母兄弟而有孝弟之德則其中心和順惟恐有咈乎在上之心少有咈焉則其心必惻然而不安矣然或好爲徑情直行以干犯其在上之人有志而不肯相順有命而怠於服從如此者必亦鮮矣犯上不順之小者尚在所不好然而好爲悖逆爭鬬縱其很戾之性而動輒抗違逞其血氣之剛而略無顧忌以有是大不順之事者則固未之有也夫所患乎天下者小而犯上大而作亂焉耳人能孝弟而可以免此則孝弟在人不亦美德哉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

與

務專力也本猶根也承上文說君子之於凡事專用力於根本而不泛焉以施功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譬如植木者務立其根而枝葉自然暢茂若上文所謂孝弟其爲仁之本與君子務此則人道自此而生也聖門爲學莫大於求仁夫子固罕言之宋儒若仁之難識至悉錄論語所言仁者將誦而思之然或以公言仁以愛言仁或以覺言仁雖各見其一隅亦足以互相發也且孝弟所以爲仁

仁之本孝弟𡊮而仁道自生如今只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便了未有深究而切思者也且以公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不免於形骸之隔甚則至於好貨財私妻子則至近且不能公而况能擴其民胞物與之心乎以愛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致其親愛之情甚則至於一言不合怨懟生焉則至近且不能愛而况能以一身體天下之休戚乎以覺言之父母兄弟之間或未能盡其察識之心甚則至於私欲固蔽如槁木頑石痿痺疾痛漠然若不相關而况能於天下之悲愁呻吟之聲

感之即應觸之即動乎是爲仁之根不能去於至近之地而其道何由而充大也必於父母兄弟之間無一毫之不公也無一毫之不愛也無一毫之不覺也則滿腔皆惻隱之心而家庭之間洋洋乎天理之流行矣推之民則無不仁推之物則無不愛仁道之生容得而遏抑也哉

論語首一章言爲學之規模未明言所學者何事也次章即載有子之言既反覆言孝弟之善而復指以爲爲仁之本蓋舍仁則無所謂學舍孝弟則無所謂仁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此固記言者之意而孔門之所務學者盡可知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孟子説性者人物所得以生之理也人之言性往往索之渺茫性豈渺茫物哉且天下何氣非理何

物非道盖既得是理以有生則其率而行之莫不有已然之迹昭然而可見故天下之言性也則據其已然之迹而性為自白舍道則非所謂性矣然理本自然物非矯揉所謂已然之迹者必以其自然而順利者為本如人之善水之下乃其性之自然者也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夫性固顯而易識不待遠求而曲說也如此然所惡於智者為其用智自私務為穿鑿而不因其故且利焉者耳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因夫故曰利焉者而無鑿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因水性

之所趨而利導之未嘗以私意穿鑿而有所事也如智者亦能因物而應順理而行而不以私意造作乎其閒則非一人之私智而有以得乎常物之大情矣其智不亦大乎不然則如鯀之治水汨陳五行君子惡得而不惡之耶今夫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若難以測識矣然其運行有常而見於躔度之已然者固昭然而可見也人惟莫之求耳苟即其故而求之則雖千歲之遠其日至之度可坐而得況於事物之近苟求其故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鑿為哉必言日至者禮記謂之履端盖

曆家推步之始也言日至則凡爲分爲啓爲閉爲中爲節皆舉之矣

此章言物理自然人不得以一毫私智容乎其間易曰易簡中庸曰篤恭周子曰誠無爲皆是意也陸象山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意亦近此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這是孔子答子張問行的言語孔子知子張意在得行于外故反於身而言之也宣諸口者曰言措諸身者曰行忠者出於中心之誠之謂信者言無

虛假之謂忠在心分上說信在言分上說無忠做不得信二者相依以立也篤是重厚深沉的意思敬是恪慎肅恭的意思敬而不篤則容或有少懈之時故以篤敬言也南方之夷曰蠻北方之夷曰貊錯舉蠻貊則四夷皆在其中行謂酬酢克中人心行將去更無違拂之謂亦猶達字之意孔子說道欲其得行於外當反而求諸身彼言行者君子應世之樞機也一言或不忠信便起人疑一行或不篤敬便起人慢使人疑我慢我怎生會行得去蓋人之見信由我之自信也人之見敬由我之自

敬也是故言發諸口流自肺腑之真不口然而心違道其事情之實不變詐而欺誑則言忠信矣行措諸身敦厚確實而力致其敬凡應酬之間嚴畏恪恭有加無已而一毫懈肆不敢行焉則行篤敬矣這等言行何處不行得去雖蠻貊之邦異域殊俗而人心此理亦無不同彼見吾言之忠信莫不有感孚之意見吾行之篤敬莫不起尊崇之念亦且行焉而無沮拂之患矣而况中國之地又豈有不得於行者哉據此言之則行有不得者皆當反求諸己矣這三句雖是孔子救子張務外之失的

說話然凡人言行皆當如是以此自持萬一有少拂人意之時亦是忠信篤敬或有少闕處所以如此故又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抑人之言行有不忠信篤敬處亦是私意惟聖人資質最美私欲自無故言行自然忠信篤敬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爾諸生讀論語書亦當以孔子之言而敬體之如子張之書諸紳焉可也

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這是孟子教人爲義的言語人惟勇於爲善的人

爲是形於是者而後是自此至彼的意思孟子說
道人皆有所不爲但爲氣拘物蔽而不能以義制
事則爲所不爲者多矣有人於此能全其秉彝之
良心而義利之辨別分明充其羞惡之真念而理
欲之界限不昧凡趨利以害義背理以從欲所不
當爲的事則惡之深而絕之痛拒之嚴而戒之切
斷乎不使有加乎其身如小而一介之予在所當
惜大而萬鍾之祿在所當辭常而妻妾之奉非所
當私變而君父之難非所當避之類彼則較量之
審忖度之精不曰天下公議凜如鈇鉞則曰身後

是非炳若丹青不惟不敢為而亦不肯為初不曲
意狥物而猶豫之不決未嘗縱欲自恣而適已以
自便這便是有不為人能有不為吾知其秉彛之
良心有以堅其向善之力羞惡之真念有以作其
必為之氣凡義理所當為的事便能奮迅激昂毅
然有為人或計利而不肯為彼則計理而不計利
徑情直行務有以成其事雖衆人非之而不顧人
或畏禍而不敢為彼則畏義而不畏禍篤信力行
務有以善其事雖舉世非之而不顧所取所與既
不苟則其以義而受人之富貴也必能輔世長民

而勛業是以慰天下之望以義而與諸人也必能
自親親以及於仁民如賙貧恤孤有以振天下之
窮處常處變既不苟則其於常也固能行所當然
以盡人倫之常於變也亦能舍生取義以濟君父
之急這便是而後可以有爲由是觀之則知前之
不爲者非不能爲也是曉得這箇義理後之有爲
者非不當爲也是成就這箇義理今人於不當爲
的多率意任情爲之而不知義理有未安及其所
當爲的又畏縮退避而不能爲而不知義理有所
虧者乎程子於此云惟能有不爲是以可以有爲

無所不爲者安能有所爲耶雖然此孟子有感之言也他日有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又曰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如此類不一而足蓋見當時儀衍之徒得志横行以變詐取富貴而禍當時無復有羞惡之心者故累言之欲喚醒其既死之心以拯其久迷之溺耳厥後儀衍之徒果至於敗喪六國遺害生民孟子之言已驗自今觀之何曾有無廉無恥之人會做得好事出來爾諸生來遊太學上沐

聖化下承明教固當養其不爲之節而充其有爲之才

如孟氏所云者他日當大任處大事决大疑以扶植綱常奠安宗社亦舉此而措之耳願相與共勉之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這一節書是孟子示人以窮理之學的說話盡是充滿無遺之謂心者人之神明該衆理而無外焉者也知是察識的意思性者心之生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夫人有此心廣大悉備明於此而暗於彼見其粗而遺其精者非吾心之本體然也故能推極吾心之知識神舍昭融而無毫髮之

不盡充滿吾心之分量靈襟煥啓而無纖芥之遺
遺是能盡其心矣夫理有未窮則知有不盡心所
能盡則天下無心外之理而吾心無性外之知是
必能物無不格而義無不精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否也散之爲
萬理而統之爲一德者固悉有以知之而無或蔽
矣吾性未知則天道固昧既知其性則天人本無
二理而性命同出一源慈愛出於大德之生也敬
讓根於下濟之光也裁制原於各正之德也是固
由於堅凝之善也寂然具乎無朕而森然著於事

象者必感有以究之而無所惑矣盖心具乎性性原於天分若殊於彼此而理不間於幽明知天事天豈必外吾心性而求之哉此章之言與大學中庸實相表裏所謂知天者即大學物格知至之謂中庸知之事也所謂事天者即大學誠意正心之謂中庸仁之謂也至於至命則止於至善勇之事也孔曾思孟一道相傳如此則知聖賢教人舍知行之外無餘事而其所知以行者舍心性之外無餘功耳爾諸生誠能身體聖賢之教而不忘乎格致誠正之功則凡所以講明而推行之者自不待

爲口耳之贅矣尚其勉之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八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九

大學講章 附八條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此一節聖經推言明德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由也知者該體用通表裏貫精粗明無不盡之謂也止者即於至善之理居其所而不遷動的意思而后者有此而后有彼的說話聖人說道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先有以知之何以積養習熟發生神妙以得其所止之方也哉故君子之

於大學研究已精而討論已久判別天人之界限造極義理之精微於凡事事物物灼知其至善之所在為吾所當止之地夫然後秉吾不貳之見而吾心有一定之趨見在於是志在於是如射者之必至於的如行者之必赴其家卓有定向而凡詖言邪說淫巧尤物舉不足以搖之非定而何理既有定然後人欲泯熄於天真寧一之鄉內境靜密於外念不搖之地私意無所緣而生物誘無所乘而入如玉淵金井莫或撓擾而澄然不波非靜而何夫不安的人只為他心猶動於外物心既能靜

則在理而不在物由天而不由人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處而非自得之境更有甚不安處安而後能慮譬如鑑必空水必止方能照物今既隨處皆安則吾心虛明之體無一毫之或累而神智之用無纖芥之弗察於凡事事物物隨其所接自能處得詳審精當夫事事物物各有至善所在是吾所當止者既處得詳審精當又焉有所接而不得其所止耶知止是物格知至定靜安是意誠心正身脩至於能慮而得則於天下國家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靜之一字乃天命人心之本然識得此

則易之所謂介于石所謂直內所謂靜專靜翕書之所謂惟一所謂惟厥攸居禮之所謂天之性中庸之所謂大本所謂隱所謂誠所謂無聲無臭而周子程子主靜主敬之說皆原于此人心而至於能靜則明德之體全而新民之本立後之學者不思務此往往以動失之深爲可惜且至善之具乎人心貫乎事物今猶古也

皇祖

列聖興崇太學作育人材亦與古先聖王原心揆理修道立敎之具無二致也諸生來遊太學傾心師傅

求明體以適用又豈有異於應俟順德共惟帝臣之黎獻哉夫皇皇以求之懇懇以迪之古人師弟相資之益道也吾願與諸生名蹈知止能得之實地毋徒誦其文字而已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這一節書是中庸十三章子思引夫子愛人之事不外乎推已之心以見道不遠人不可遠人以為道的說話忠是盡已之心恕是推已及人違是去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道是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而見於行事不待勉而能所謂

良知良能是已願是心之所欲的物事忠恕何以違道不遠蓋道率乎性性具于心外心以求道祗見其遠以心而度物益驗其同誠能知于萬人之心即我之心于以盡我之心以推之人而體悉其好惡之所同知我之心即于萬人之心于以彌我之心以及於彼而絜度其願欲之所在這便是忠恕夫忠以主乎恕恕以行乎忠雖未能與道為一然自忠恕以往以心契心自得夫同然之故殆將無施而不當以理契理自得夫當然之則罔將無行而不得援之於道夫豈相去遼邈也哉夫忠恕

近道如此而忠恕之事何如如以不孝不弟之事
而加諸我我必蹙然而不欲矣以之而施於人人
其欲乎哉以不忠不信之事而施於我我必瞿然
而不堪矣以之而施於人人獨堪乎何也人已之
心一而已矣故必體人已於一致於凡事親必盡
其孝事長必盡其弟度乎彼而參乎此勿以不欲
者而拂乎親與長之心可也於凡事君必盡其忠
交友必盡其敬以身而處其地勿以不願者而
拂君與友之心可也是人即我也我即人也人亦
即道也我亦即道也道何嘗遠於人而亦何必遠

人以爲道哉是故以心體心不遠人以爲道也率性之事恕也道之費也而必本於忠忠也者誠也天命之性道之隱也盡切於吾身而周於事物者如此是烏可以須臾離哉抑此章所謂忠恕即首章所謂中和但安勉不同耳只這兩事該天地萬物之理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之忠恕也聖人在上而鳳凰儀聖人之忠恕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學者之忠恕也自今驗之日用常行一有不恕則怨尤必至一物不可處一步不可行亦足以見道不可離之實故夫子他日以能近取譬爲

仁之方又謂恕之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孟子
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皆此章違道不遠之[illegible]
也聖賢明訓昭如日星爾諸生來遊太學朝[illegible]
友以講求忠恕之道亦已久矣此道固近而[illegible]
易而非難若能着實身體力行罔或怠肆吾[illegible]
之則家庭無怨遠之則天下歸仁極之則[illegible]
乎夫子之一貫之道所謂至誠盡性以盡[illegible]
性而贊天地之化育者初非有遠乎吾身也[illegible]
與勉之
故君子内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illegible]

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這一節書是中庸三十三章子思論入德之方其始在謹獨的說話故字是承上文所引詩意君子是下學的人內省是反求諸心疚是病惡於志是自病其不善而有所諱忌於心之意子思引詩言此說道詩所謂潛伏而孔昭者是吾心獨知之地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欲入德者可不致謹於此哉何則人之心志得於天者本自精明本自純粹何有疚病但鄙詐之念一萌即乖戾之私成其和粹之氣便有疚病既有疚病則必歉于胸而

自安隱焉而畏人知便是有惡於志下學君子有爲己之心又有知幾之明反而省察於中念慮之微純乎天理而無纖毫詐之意潛伏乎其間這是內省不疚內省既不疚其心固泰然自得而無歉於己浩然自適而無怨於人這是無惡於志不疚則無以傷其至和之氣無惡則有以逹其至和之機君子爲己知幾而致謹於斯其所以裕率性之道而不失乎天命之性者其端固在於此然君子賦形稟性皆與人同而其所以卓然太乎衆物之表而人莫之及者豈索隱行恠以求異於人哉

亦惟人所不見之處乃人情之所感忽而君子獨加謹焉斯其所以不可及耳如以人所共見之地而觀君子則彼象恭色莊之徒亦猶夫君子也而惡覩其所不可及者哉使君子於人所不見之地一或忽焉則私僞一萌遂道廢而大本隳此其與妄庸人何異而奚以稱君子爲哉此中庸之卒章申明首章之意然首章先戒懼而後愼獨蓋始言天命之性故由體以及用此章先愼獨而後敬信歸結於無聲無臭以照應篇首天命之性故逆溯其源反覆示人之意可謂至精切矣此

一節申首章愼獨意乃致和之端其曰不疚曰無惡正言其無所害於德之和也其用意之深而語之密所當熟玩學者誠能動靜交致其力以夫此心之體用而全夫中和之德於此而又不焉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則與天之無聲無臭者爲一而天命之性之本然復全於我而無少歉矣諸生來遊太學欲盡下學之功以造上達之境尚體認而力行之哉

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

這是文言論君子學易之功以申坤六二象傳之

蘊的說話君子指學易者而言敬是惕然儆省的意思直是胸中無纖毫委曲義謂裁制得宜方是割截方正之意內以心之體言外以事之著言大者對待之謂不孤謂不孑然獨存言德之盛大如是也文言說道六二得坤道之純而備直方之德學易君子厥功何如亦曰主敬以直內守義以方外而已何謂敬以直內盖人心之體本自直也然或淆於靜而動於欲于是始有委曲而不直者矣君子則於其內而寂也尊我德性而戒懼之匪寧事我天君而存養之弗懈夫敬則無欲無欲則坦

依據焉如何為別如何為序為信品式備具俾夫婦長幼朋友咸有所馮藉焉勿以斯民之中而可忽勿以人性之愚而或懈夫敷教固在於敬而期待尤不可以不寬何也蓋以民固待教而與理非自外而至今雖日拘於氣稟蔽於物欲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然其天性之真自有不容泯者故必馴擾調習而勞來匡直之有其方游息導養而輔翼振德以俟其化如父子君臣也優柔而厭飫之使親義之理自發生於漸磨之久夫婦長幼朋友也弘裕而漸涵之使序別信之理自呈露於積習

之深若或責效於旦夕而取必於旬時急切以圖
而威刑是尚則反以激其忿戾之氣而無以養其
親順之心矣蓋能敬則我之施教也不苟能寛則
人之從教也不難兼無是二者則民無不化而司徒
之職盡矣爾尚既厥心哉大抵言敬則嚴在其中
故敬而能寛則威和並濟而爲有制之寛矣若不
先之以敬而徒事乎寛則蕩無檢律已且無所持
循而又何以爲教乎仲弓所謂居敬而行簡者意
正與此合故舜又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朴
作教刑而周公亦有利用刑人利用禦寇禮記又

有夏楚收威之說皆不徒事乎寬也寬者聖賢容
人之量而敬則持已應事之要二者不可偏廢也
爾諸生其尚服膺敬寬之訓毋怠於持已毋狹於
待人由此而仕長民之責自能敬以臨民而不起
民之慢寬以得衆而不致人之怨無所往而不利
矣聖人之言初非迂遠而不切於事情者宜講求
而力行之實終身受用之地也

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

此是記禮者言人當致明道之功也道者人所共
由之路學是講習之謂善是純粹精一的意思且

道原於天命人心之懿見於彝倫事物之間皆大中至正之準當然不易之則爲天下古今之所同得而共遵如大路然故謂之道是道也具於人心本自至廣至大至尊至貴人孰無之但爲氣禀所拘人欲所蔽不自知其至廣大至尊貴之體也若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强探深索之力則情逸於偷惰而昏昧以卒歲志懈於荒寧而飽食以終日矣吾知聰明無由而開發義理何自而講明是道雖曰純粹至善可以益身心而利家國廣大悉備可以仗天地而育萬物亦且終身晦盲而無所見矣

寓乎綱常之大而無所不宜散於事物之小而無所不當者其心固懵然不能與之會也豈不深可哀哉夫道本固有人自舍之不知其善則不知所好不知所好則不知所勉雖欲善其身且不能而况欲化民成俗乎哉學而知其善則必好之如好色嗜之如膾炙是故善其一身以善天下者固斯道之善之也其醉生夢死動見踣已豈斯道有外於斯人哉亦自棄於不學故耳先儒有言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夫所謂無憂正惟其大可憂也爾諸生聞此亦可以惕然而思學矣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這是張子西銘中所論天人一理的說話時是無時不然之意保是持守之意翼敬也樂是從容順適之謂憂者樂之反憂樂不並形樂則不憂矣純不貳之謂純乎孝則心與親一矣西銘一書首明人爲天地之子至此則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則人之體性莫非禀於天地天地固吾之父母也人惟不知天地爲吾父母於是乎逼天倍性而無以克肖乎天矣乃若知理無往而不在仁無事而不體檢身常若不及而克己恒懼弗勝對

越在天之心未嘗有一時之或懈焉茲非子之敬親之至者乎夫克敬其身一舉足出言而不敢忘父母者是之謂翼子也天之翼子非于時保之之謂乎于時保之則不敢慢乎天不敢慢乎天是不敢慢乎親矣若夫靜與天俱動與天游順適乎盈虛消息之幾而無累於窮通豐約之間茲非子之愛親之純者乎夫克順其親凡繼志述事而無一之或違者是之謂純孝也天之純孝之子非樂且不憂之謂乎樂且不憂是與天爲一與天爲一是與親爲一矣大抵事天之仁即事親之孝苟非克

盡乎事天之仁亦終有所未至故中庸以舜之大德受命為大孝武王周公繼天立極以為法於天下而謂之達孝蓋天人無二理仁孝非二道游酢讀西銘以為中庸之旨可謂善語道者記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其事天也如事親學者茍知此理則知吾與天地萬物本同一體無內無外無遠無近無巨無細凡分雖殊而其理則一宇宙不為遠庭幃不為近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自不能已矣諸生其致思之

上書陳言

這是禮律儀制條也上書陳言是條列其事明辨是非爲書以上也此下凡數條其一曰凡國家政令得失軍民利病一切興利除害之事從府部官面奏區處及聽御史按察司官直言無隱葢謂府部任事之官故使隨事面奏以盡其謀御史按察司是糾察之官恐府部官見有淺深言有異同心有公私使直言以輔其不及而攻其所蔽如此則朝廷之上政事自然清明其二曰若內外大小官有本衙門不便事件許條陳進呈知而不言者從御史按察司糾察葢謂時勢不同事須損益以宜乎

人使各司條陳則身親經歷言必可采使御史按察司糾察則人必效忠不敢苟延則諸司庶事自然振舉其三曰若百工技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亦許奏聞阻當者斬夫百工之事聖人制作至理寓焉故術業精通者必爲有見之人百工得言則匹夫亦有自盡之理阻當有刑則下情無有不入之言如此則九重之上聞見自然廣大其四曰其陳言事理並要簡易不許虛飾繁文夫至言不費直言無華巧言奪真奸言亂正律固取其質實戒其繁僞如此則聽受之際自然不惑而邪僻矯詐

之言無由售矣故胤征曰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
諫畢命曰辭尚體要即此律之意也仰惟
聖祖制律準以經訓恊以人情斷以
聖心至公至正詳審精密凡我臣子所宜欽承無替正
在於此若爲臣下者知而不言言而不盡欺也藻
其詞而無情實僞也善惡疑而毀譽行焉妄也假
托陳言以冀上之見用奸也鼓邪說以破成事亂
也有一於此灾及其身豈能逃於
聖祖之誅我昔伊尹耻君不及堯舜一夫不獲若撻于
市其告君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生罔與成

厥功蓋必有以盡匹夫匹婦之心而後能使無一夫之不獲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正惟在此爾諸生來遊大學當以誠信不欺爲主本以光明正大爲矩度他日任言責官守庶幾于之有曲盡匹夫匹婦之量而上之有輸納與情之忠正有以得乎吾無常主協於克一之旨而與吾君咸有一德有阿衡豈得專美於前哉幸相與勉之

張文定公覲光樓集卷之十

廷試策問十五道

問書稱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自古人君敬天與否而治效因之若漢若唐若宋遇災而思蠲卹聞變而求直言厭祥麟而瑞豐稔郤異草而賓賢才當其時海宇乂安有由然也及其以天旱爲乾封謂廟壞與行會以天道不可知以災變不足畏而天下始紛紛多事矣我

祖宗敬天如堯欽命如舜治效之盛追跡唐虞至於今日益嚴恭畏脩祀典備禮樂察災祥覘氣祲眞

所謂事天如事親者矣而政教容有未孚百姓未盡得所其故安在諸生熟究天人之際亦有可以裨萬分一者乎其詳著于篇

問孔子稱德不孤必有隣德之高下大小而隣之衆寡從之理勢然也然精廬纔建而贏粮雲集有稱門徒數千人者有九千餘人者有萬人者有萬六千人者撫其當時所學稽諸孔氏其高下大小何如也而孔氏之徒不過三千兩漢儒曾不能參半焉其故何也楊雄氏曰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肉眼常多

藻繪易識則當時所以感動斯人與斯人之應之者不過春華開落於林墟陵谷之間雖累百億曾何足云而況敢擬孔氏乎哉當時儒者庶幾孔氏家法於西漢得一人焉而生徒衆盛不聞至此宋之儒者弟子纔一二人而遂以成繼往開來之學則其故又何也豈儕類多寡無所關於德乎諸生志於設教將何所於從其明辯而極言之

問窮經致用尚矣顧亦有不然者試舉一二言之推說春秋動致陰陽之應而災異疏草弟子亦

以爲愚說詩解頤推極關雎之義而專地盜土司隸得效於法受易施生號稱精習而貴戚是阿詭言災變尚書博士八世傳家而簠簋之累卒玷儒林豈經術固無益於用乎抑人自失之而非經之罪也諸士子明經應貢行將有淑士之責焉亦何以告我

問史諛互有異同其得失何居唐書別爲新舊其優劣奚辨三國志號稱博核其品評論議當否何如五代史素名典雅其取舍勸懲大旨何在

問人在堂上方可以正堂下人曲直今之攻釋老

者吾惑焉蓋以虛無攻之而吾儒曷嘗不言虛無以寂滅攻之而吾儒曷嘗不言寂滅知覺爲性性豈無知明心見性心則何物宋儒謂其高過於大學大學之道其高如天天之高亦可過耶是自卑先生之道而不知也何世儒有言釋氏誤以神識爲性不知神識乃氣之英靈所以妙夫理者以之爲性則不可吾聞天下無性外之物神識果性外物乎理之妙氣夫人能知之今反謂氣妙夫理則氣神而理不神乎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未聞其妙萬理也以

此攻佛何足以供佛之一笑耶今欲明心性之微會理氣之源使吾夫子數仞宮墻不終於頽圮而已也必有說焉故虛懷以謀於諸子

問學先格物而知人其大端也是故尚論景行而士之志業定焉姑即漢魏人物與諸生評之致用如留侯先儒常匹之孟子矣厥後荀彧擬之崔浩擬之夫二人者果留侯之儔乎成功如蕭何史氏常加諸孔明矣或乃擬之寇恂擬之杜畿夫二子者果蕭何之倫乎諸生稽迹求心必有定說其詳以告我將觀所以造斯士者

問古之居相佐成大業者必有卓犖過人之學識才器焉試以近古言之稚魯少文而李安劉氏窮奢極欲而中興唐室或以無口鉋見稱而愼重有望得宰相體或以無能爲見譏而簡用文武各稱其職則相業固易爲乎抑別有其由乎

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爲宰相焉耳豈有舍士攸學而別施教術者耶諸士子行且有教人之責矣故願有聞焉

問先儒有言學者所以學爲宰相焉耳然宰相之職正君而已矣克艱之謨協一之訓無逸之陳

祈天之誥不可尚矣若漢若唐若宋名臣碩輔代不乏人求其克臻格心之業者指不能多屈也姑悉數之以觀尚論之志

問治道隆汙係人才人才高下係風俗是故識治體者必先獎恬抑競以勵廉節盖風俗正士習端而後治可圖也求之往昔有父子解組感法行道者矣有恬於勢利久次執戟者矣有三十年不遷者矣有親終不仕者矣有勇退急流者矣有未艾請老者矣有十年不求磨勘者矣有滞於莞庫校書終日者矣此其人固天性之獨

異耶抑上有以使之然耶今
天子方欲隆堯舜之治而士習風俗未知於古之人何
如也茲欲振勵而作新之以仰副
上意其道安在諸生樂育
聖化有年豈無可以告我者乎

問士之教學固將以濟斯人焉古者厚民之生必
先定賦捍民之患必先足兵我
國家稽古定制阜康斯民至爲詳密承平日久民困
於隱占之日滋兵銷於迯亡之不補盖天下無
不弊之法而亦無不可救之弊今日有司亦有

慨然而思救者矣然復畝之令方下而閭巷輒已騷然清勾之法日嚴而觧戶徒增困瘁不惟無益患滋甚焉豈積弊既深終不可救與抑自有道而行之者有未盡與諸生其援據古今明為我言之將觀所以造士而臻實用者

問民至卑也而天之聰明明畏因之重可知也百司庶職凡以為民而守令於民最親守令之重又可知也言時務者無非養民衛民之事然言徒勤而務莫舉其故何與抑別有先務當急而不在是與

皇上睿學圖治軫念小民亦云至矣然閭閻之困猝未
瘳而戶口之凋耗猶昔豈守令之未盡得人與
抑亦別有主者而不可以專責與茲欲使司民
社者皆勤恵綏尚廉節去其厲民者而振舉其
養民衛民者庶幾上副
聖天子體天仁民之心而未得其道諸生其詳以告我
問先儒言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可與立三國
可與權是西漢爲最下也然考之當時以正直
懾淮南以謇諤動昌邑不屈節於單于不受挾
於兩吏若是者亦可與立乎否耶縞三甲以倡

義招四皓以翼儲王漢中以圖事諭誓盟以安劉若是者亦可與權乎否耶且謂東漢人才可與去蓋指李膺諸人言耳而或者則以東漢名節不及西漢謂三國人才可與權蓋指諸葛亮一人言耳而或者則以亮之猷略僅亞蕭何然則先儒之論非與抑別有說也試悉評之以觀

尚論之學

問今之論政者曰用賢曰理財曰防邊曰弭盜四者政之大端也然論用賢則欲息奔競論理財則欲節浮費論防邊則欲足兵食論弭盜則欲

嚴緝捕果皆得其要否乎試以四者求之今日弊孰最甚而當革稽之往古法孰最善而可師夫教也者教人以爲政者也諸士子將教人以爲政必有識時務之俊傑焉其盡言之毋讓

問我

國家建都幽燕倚餉於東南素矣迺者漕河告竭粮運爲艱方議遣大臣專督其事而規畫之方所宜深慮或謂修復海道則迂且難而不足以濟急或請濬汶引沁則泉脉微而非可以圖遠要之徐淮流通實賴黃河之水爲今之計必也復

既徙之河使歸故道斯可矣而河流湍悍勢難

與爭分殺引奪疏鑿隄障使目前有濟而久遠

無虞豈無良法可言者耶諸生積學舉於鄉行

將教人以資世用茲惟世務之至急者也其將

諉曰不知巳乎

問昔人言御戎無上策歷觀經史周及秦漢之事

可監也洪惟我

成祖文皇帝身征沙漠至於南視北斗而猶未巳其視

太原薄伐功烈何啻百倍然當時海內晏然未

始若有兵焉則與罷極生民以事遠人者誤略

何啻霄壤此盖振古未有之上策果何道以得之玆欲大威黠虜光昭

祖烈亦將何施而後可耶諸生其據實以言毋徒騁泛詞爲也

會試策問 二道

問性命之說精深而難知然切於吾身而爲學問之源應用之本不可以不講也請試言之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說同歟否歟孟子性善之論與荀

楊韓于諸說異矣程子學孟子者也乃曰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其說孰爲當歟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理固無大小也或又謂神亦形而下者何相違歟反求六經而后得之學古乃有獲也或乃謂六經皆我註脚何相遠歟知人知天識彰識微知識何可無也而詩稱不識不知思則得之弗慮胡獲思慮在所先也而易言何思何慮豈造詣不同而所見固異歟抑別有其道歟夫據聖可以折淆詳說將以反約斯固諸士之能事也其詳著于篇

問成天下之事與任天下之才交相資者也事成而不悖才用而不遺亦難乎其人矣遡諸往古濊溝貳約四海底寧而或以爲不義白馬渝盟社稷隨定而或以爲不忠宗社攸係則周旋女主之朝殊非得已而莫逃屈節之議綱常所屬則黜正胡元之日若所不免而至蒙失身之譏大朝而術去同列或猶歉近信之意是成天下開誠布公而討取全荆得無少不貳之心正色之事之不易也債事不可圖成也何以脱檻車而覇業遂成往跡所以占來也何爲離潁川而

功名遂損賢能最於戚屬何所少之而屏居藍田聲績冠於東京何所防之而弗與朝政耆儒近駁矢非小矣乃力以公輔薦之取人獨何恕與撫定全蜀勞亦著矣顧弗以入相許之求人不已備與是用天下之才之不易也諸士子志於用世者也豈無定說於尚論之日乎

武舉策問 三道

問兵之强弱係於馬之息耗言馬政者秦漢以來莫盛於唐張萬歲以殘騎三千而蕃息至七十餘萬其後府兵日壞馬耗太半王毛仲一振而

復之皆以何術而蕃茲盛乎今京畿馬政益弛畜牧之地芻秣之資選給之法猶昔也而凋疲日甚其弊安在究其弊而釐革之以漸復二祖之盛其道何由諸生具爲我言之吾將采而行焉

問用兵亦多術矣古人言餌兵勿食胡爲掠取輜重而無尤窮寇勿追何以垓下一圍而遂捷滎陽七月而舉吳奚貴神速淮北一宵而擒蔡酋尚巧遲秦師方至而賭墅圍棊何有於臨事而懼虜衆壓境而酣笑達旦惡在其抗兵而哀兵

不可使以其將予敵也何術而可以使兵將不知兵以其國與敵也何道而可以得將諸生作育有年行將應武舉策勲明時其必有以語我

問衛青大功目爲天幸青果無一長足取乎李廣不侯歸之數奇廣獨無一眚可言乎寓異不汰冗兵既已垂翅回溪矣而倏有澠池之奮其術何由吳漢臨事勃亂既已胥足成都矣而聿奏江南之捷其討安出